

<<醉花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醉花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0814266

10位ISBN编号：751081426X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九州出版社

作者：肖辰

页数：234

字数：28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醉花阴&gt;&gt;

## 前言

赤着脚，轻轻踩在地板上。

风，任性地从窗子飘进来，凉凉的，静静的，带起纷飞的发丝，带起月亮空洞的温存，丝丝点点，染着轻盈的寞落，把这繁复的世界渲染得安静如水。

伸出手，拿起桌上的书籍，再一次与这个谜样的女子重逢，也任由她把自己独特的孤傲，斥满空间，灌满灵魂。

在清冷的风里，讽刺的，淡漠的，带着对人性空冷的研判，放肆地来演绎。

她微微昂着头，嘴角紧抿，没有笑容，没有言语，宛若人生在世，没有任何的牵绊可以撩过她的心，入驻她的梦，她那么飘逸出尘，淡泊似絮。

风起，云落，当漫天冰雨敲响午夜的门窗，当沉思无处隐藏，我们倒一杯醇香的红酒，望着壁炉里焰光闪闪，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个叫人感觉寒冷的女子所设的迷雾里，无力挣脱。

她以文立世，以冷处世，以静离世。

有苔藓墨绿的清香，有烈风冰冷的决绝，亦有月亮柔美的距离。

让人看不懂，想不透，只能在发黄的书页与相片里，追溯她遗世独立的美！

她是张爱玲。

身世显赫，血统尊贵。

她的祖母是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一定分量的大人物——李鸿章的女儿。

尽管后来家道没落，亦是婢仆簇拥，娇容华贵，然而张爱玲却如秋雨扫过的黄叶，从未感觉过家庭的温暖，他父亲一度扬言要杀了她。

她叫张爱玲。

杰出的才华堪称是文学界的传奇，二十世纪90年代被北京大学评论家列为“20世纪中国十大小说家”之一，与鲁迅、巴金、老舍、沈从文等文学大师并列。

然而在新旧交替的年代亦被带上文化汉奸的帽子，飘零海外，为衣食生计奔波，最后不得不出卖自己赖以骄傲的文字。

她叫张爱玲。

她一生淡泊感情，对自己唯一的亲弟弟都未给予过多的温暖，却独独痴心狂恋上了汪伪官员胡兰成，甚至说过“喜欢一个人，会卑微到尘埃里，然后开出花来。”

她为他哭，为他笑，为他从高高的云端踩进繁复凡尘，被万夫所指！

她叫张爱玲。

20世纪最彻底的唯美主义者，曾以奇装异服称艳上海滩，风光无限，她又心静不改，迅速淡出，晚年更是过起与世隔绝的幽居生活，最后安静地死在公寓里，一个星期后才被人发现。

轻烟袅袅，绿水盈盈，这个女子身边围绕着太多太多的迷离，太多太多的故事，宛若雾气里的罌粟花，吸引着你，慢慢走进她。

有人说：“张爱玲是个女人，但她超越了女人；张爱玲是个作家，但她超越了作家；张爱玲是一个人，但她超越了一个人。”

那么，张爱玲是什么呢？

神吗？

仙吗？

妖吗？

都不是！

想来，她亦只是一个平凡人而已。

在这个繁复尘世中，我们都踩着啼哭而来，没有选择，只有宿命。

我们的心性在降生时就注定有阴有阳，只是有人会把光明，面向阳光，在那里开起艳丽的花，漫起醉人的香；但亦有人看清了人性最薄弱的缺陷，世态最丑陋的狭隘，那里布满墨绿色的苔藓，轻轻踏上去，就带着彻骨的凉，所以她们会选择远离。

让雾，做自己的衣裳，让风，冰凝自己的心跳。

<<醉花阴>>

当树叶静静从枝头飘落，一地凌乱。

她们不会悲怜，亦不会哭泣微笑，因为她们知道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宿命，归属。

谁都不能帮谁，谁都不能依靠谁过一辈子。

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看清人生错综复杂的路，你要走哪一条？

选好了，走好，别后悔！

张爱玲不会允许自己后悔。

她的世界里虽然没有淡雅的香，却有宁静的醉，那里雾气朦胧，青烟弥漫；那里有亭台楼阁，琴声悠扬；那里走进了，就不想出来。

默默翻开发黄的页张，我们在雾气中寻觅她的足迹。

安静的，不想打扰那沉睡的灵魂。

然而每越过一片竹林，心绪就会被冰冷的丝线牵扯，每绕过一条小溪，灵魂就会被烈火焚烧。

昂起头，黑夜净空中燃起绚丽的烟火，我们知道她是这净空，亦是那烟火。

矛盾并真实地存在着。

她叫张爱玲，打上“上海滩”烙印的名字，叫我们慢慢走进她，带着柔美的月光静静聆听一个“传奇”女子的心声！

<<醉花阴>>

内容概要

张爱玲就像一阵迷离的风，虽然沧桑，却恣意舞动着仅属于自己的绚丽多彩，她生于乱世，受尽苦楚，最终凭着天才梦赢来属于自己的舞台，演绎极致，那里有着花香，有着雪舞，可世俗终究残酷，当张爱玲开出最艳丽的花朵时，便是她坠落之日，就好像昙花，美得夺目，落得惊魂。

<<醉花阴>>

作者简介

肖辰，生于东北，现居北京。  
善于观望人生世态，她撰写的著作淡雅清新，文笔细腻。  
曾出版作品有《情若莲花的女子——林徽因传》。

<<醉花阴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清水绕寒梅  
净空烟火  
如果可以  
亦曾渴望
- 第二章 忆几许寒暑  
林中小雨  
我欲焚烧  
前途茫茫
- 第三章 红梅破清风  
昙花一现  
香港求学  
炎樱一笑  
心如冰洁
- 第四章 临水照花人  
尘封记忆  
风中蝶变  
沉香醉人  
炉香清屑
- 第五章 暗香偶盈袖  
最后的泪  
这是真的  
鸿雁传情  
三个女人
- 第六章 莫道不消魂  
携手今生  
风云无情  
背叛的心  
红楼一梦
- 第七章 人比黄花瘦  
无情无爱  
一世谜团  
心凉如水  
秧歌岁月
- 第八章 落叶倾洒春  
师生之交  
花自飘零  
一片落叶  
岁月流水
- 第九章 风雨皆无情  
墨绿遗落  
生活窘迫  
魂儿飞荡  
红白玫瑰
- 第十章 洁来亦洁去  
沉思如雨

<<醉花阴>>

孤岛生活  
洁来洁去  
离别之歌  
张爱玲简介

## &lt;&lt;醉花阴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第一章清水绕寒梅净空烟花开花落，缘起缘灭，岁月一天天碾过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风华变成了发黄的书页，堆积在布满蛛网的空落房间里。

轻轻拿起，尘土在阴暗中飞舞，我们不能不坚信，时光如流水，故去的一切就算再珍贵，再风光，都会被春水浸泡，消失隐没。

抬眼看看今日的天空，花儿是否依旧美艳？

树叶是否依旧清脆？

久违的青砖凤瓦下，能否还有燕儿的呢喃？

推开纱帐，我们闻到的却是“五四”敲响过后，清王朝残梦余温的味道。

湿湿的，沉沉的，惊起一群鸥燕向南飞。

他们说失去的都是美好的，留下的都是遗憾的，我无力反驳，但我唯一肯定的是，我们谁也无法阻止岁月的年轮一天一天辗转。

世事无常，每一天都有人死去，每一天都有人降生，生生死死，悲悲切切，构成了华夏历史的篇章。那里记载着历朝历代的明君圣主；那里充满诗人墨客的绝代风华；那里亦有奸恶之徒的无耻心机。

一刀一锤，刻在我们心里，无法忘记。

徘徊中，我看到有个孤寂的灵魂在飘荡，潇潇洒洒，坦坦荡荡，那遗世孤立的美叫我们不能不驻足凝视。

她叫张爱玲，不，或许我此时应该叫她张煊（“爱玲”是十岁时母亲带她去黄氏小学依照英文名Eleen临时取的）。

1920年9月2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。

公共租界？

大家都不会陌生，它曾经那么堂而皇之地高耸在上海这座城市里。

风声起，云絮落，想来真的好奇怪，尽管“五四”运动刚刚响起，它还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模样，歌舞升平，华丽无限。

一个城市分为公共租界和华人所住的贫民窟。

这两者之间用一块牌子分割得相当明显的。

“华人和狗不能进入！”。

冷冷风扫过心头，荡起灵魂的颤抖。

是悲哀？

气愤？

或者更有无语的哀默吧？

抬头望望天，天依旧蔚蓝，云依旧潇洒，生活依旧日复一日地度过。

在岁月的年轮里，我们只闻风声，不见花香。

袅袅然，凄凄然，徘徊迷离。

其实在公共租界里也是有华人的，他们或是清朝遗少，或是位高权重，不管是什么，唯一肯定的是他们口袋里都有银子，每天醉生梦死，恣意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。

看来悲哀，实则必然，那是个连孙中山都气得吐血的时代，我们又能责怪他们什么呢？

如若每个人都能坚守，都能抓住信念，那么我可以肯定，他会在那个时代里脱颖而出，流芳千古。

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在华夏这块神秘的土地上，生长着能“忍”的人群，每一朝，每一代的历史更替，都是经历最黑暗的时期后迎来的。

我曾问过一个朋友，他是我们身边众所公认最正直坚守的人。

我问他如果看到这样的牌子，他会怎么做？

。

他告诉我，“气愤，想摘掉！”。

## &lt;&lt;醉花阴&gt;&gt;

我说如果你冲动地去摘，被关进监狱或被枪杀了呢？

他停了下，告诉我：“那我会放在心里，将来找机会也要摘掉”。

是呀！

找机会，他的机会就是中国人忍无可忍，一起团结反抗的时候，那时才有机会！

张爱玲出生的时候，中国人还没有团结一心。

那里有着牌子，那里的洋人摆出施舍的面孔，他们恣意妄行，把华人和狗画成了等号。

殊不知他的衣食住行是靠压榨谁的骨血换来的。

他们说尘世是残酷的，人性是现实的。

我们踏着哭声而来，注定生活苦多过甜，凄凉多过美满，当沉雨打过残枝，当寒梅的尖锐，刺进心口，请记住，千万不要落泪，叫自己不要那么悲凉。

微笑地，告诉所有人，你可以！

张爱玲年幼之时，便已领悟到了这一点。

张爱玲出生在官宦之家，身世显赫。

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晚清士大夫中“清流党”的代表人物，曾失战福建“马尾战事”，被革职充军，流放张家口。

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期满释归。

因与李鸿章是世交，遂得收留为幕僚，协办文书，掌理重要文件，并因此认识了李鸿章之女李菊耦。

那年张佩纶已经41岁，两年前刚死了元配，又是个刚释放的囚犯，而李菊耦只有23岁，且素有才名，嫁给张佩纶做续弦委实委屈。

其母闻知此事，大怒，痛骂李鸿章“老糊涂虫，把才貌双全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年龄相差十九岁的‘囚犯’”，李鸿章不听。

在旧社会女人的地位远远不及男子的一发。

父命难违，李菊耦只能嫁了。

结婚后，李菊耦亦未想到张佩纶这般的有才情，他们烹茶作赋，夫唱妇随，过了一段与世无争的幸福生活。

1894年，中日两国在朝鲜爆发严重军事冲突，战争一触即发，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其事。

张佩纶仍然主张与日对战，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意见相左。

李经方起了排斥之意，通过关系，买通御史上奏，弹劾张佩纶。

张佩纶无奈，只能携家眷搬到南京。

李鸿章在南京大中桥襄府巷给他们买了一所巨宅，张佩纶和李菊耦在这里生了一子一女，子即张廷重，女即张茂渊。

张佩纶终日闭门不出，虚度年华。

此后一年，甲午战争爆发，集晚清全国之财力物力的北洋水师惨遭败绩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

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。

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，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。

李鸿章也视《马关签约》为奇耻大辱，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，并倾向变法。

由于国内民愤四起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，一心筹备万寿庆典，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。

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做了大清丧权辱国的替罪羊，甲午战争后，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，投置闲散。

这就叫历史，总要找一个人来扛罪，李鸿章不管名声和地位都担当得起，所以活该被选上。

只不过他如此效忠清廷还是招来如此待遇，他心里是何滋味？

坐在落花残枝的院落，他依稀可以看见慈禧为自己寿辰忙碌娇笑的身影，她不会为自己感到委屈，只会认为这一切是臣子该承受的。

1901年11月7日，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。

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，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，逼迫他在中东铁路条约上签字。

## &lt;&lt;醉花阴&gt;&gt;

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此时已不能说话，他只有流眼泪了。

眼泪流尽了，他的眼睛闭上了。

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、最动荡的年代，他的每一次“出场”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，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“人情所最难堪”之事。

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，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。

在中国，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，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。

我们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，却忘了自我反思，自我反省与身为国人必将履行的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李鸿章死后两个月，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《李鸿章传》，称：“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，无可疑也。

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，无可疑也。

”梁启超说他“敬李鸿章之才”，“惜李鸿章之识”，“悲李鸿章之遇”。

美国人评论李鸿章：“以文人来说，他是卓越的；以军人来说，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；以从政来说，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；以一个外交家来说，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。

”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视李鸿章为“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能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。

可就是这样的人，日本亦竭尽了侮辱之能事，《马关条约》谈判时，李鸿章等清朝官员所坐的凳子都要比他们矮半截。

起风了，带着森森的凉。

风声中我们只能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人再强大，你所处的国家不行，亦会被欺凌得无颜抬头。

张佩纶失去了李鸿章这座靠山，晚年只得隐居南京，纵酒过度，以抑郁终。

临死前，他告诉自己的次子，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说：“死即埋我于此，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，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。

”死而不归祖茔，张佩纶的凄凉孤零为这个煊赫的家族注入了一种苍凉的梦幻之感。

张佩纶走了，幼子张廷重只七岁，女儿张茂渊才两岁，李菊耦不足40就早早守了寡。

“碧海青天夜夜心”的日子，一天一天辗转过去。

那其中的滋味只有她自己明了。

她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儿子身上，母兼父职，教子甚严。

由于情绪沉郁，不久得了肺病，1921年在上海病逝，此时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只有十六岁，姑姑十一岁，尚未成人，和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一起生活。

张廷重学了满腹诗书八股，长大后却全然派不上用场。

中国早在1905年便废除了科举制度，李鸿章和张佩纶的时代早成了历史，四书五经换不了钟鸣鼎食，只能在茶余饭后消消食罢了。

无疑，张廷重的人生是悲哀的，像花丛里最名贵的花，带着绚丽的艳，每天依靠着根叶供应的营养和水分，等着花开，等着花落。

空洞的灵魂，空来空去，在这世间不会留下一丝影子。

而中国历史洪流里充斥着太多太多这样的人，我们为其悲哀的同时亦不能不质疑，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悲哀？

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大家族里，只是不知安静和孤傲是不是跟血液一样，是祖先留传下来的不可抗拒的礼物。

张爱玲看着世态的变化万千，沉默着，从来不多说一句话。

那时清王朝已经灭亡十年，“五四”运动刚刚开始。

与此同时，北方北洋政府与南方军政府已处于事实上的割据分治状态，而这一切并不能影响张爱玲精致的生活。

资料上曾记录过张爱玲这样回忆的文字：“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的床上去，是铜床，我爬在方格子青棉被上，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。

”张爱玲小时，张家仍保持着豪华、奢侈与排场。

她童年里唯一的不快该来自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张子静。

## &lt;&lt;醉花阴&gt;&gt;

在张家男尊女卑的现象很突出，张爱玲为此感觉气愤而委屈，恰恰领弟弟的女佣“张干”，裹着小脚，伶俐要强，处处占先，领她的“张干”因为自己领的是女孩子，自觉心虚，处处让着“张干”不敢和她争。

那时张爱玲就知道“要锐意图强，务必要胜过我弟弟！”

“胜过弟弟张子静对张爱玲来说易如反掌。

她比他会说话，比他会画画，张子静曾嫉妒她画的图，趁没人的时候拿去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。

所以成年后张爱玲说：“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！”

“张子静从小体弱多病，大小得哄着他吃，人们曾经尝试在松子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，使他断念，他大哭，把一只拳头完全塞进嘴里去，仍然要，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，他嚼着拳头，哭得更惨了——要吃到香甜的松子糖，同时亦要接受奇苦的黄连汁，这是人生滋味最初，最直接的教育方式。

有人说，世事无常，命由天定，想来亦是有理。

我们都不知自己是怎样的来，亦不知何时将把一切归还苍天。

生命的本身就是“命”安排的劫数。

无力中我们唯一可以庆幸的，就是我们的灵魂独独能归属自己，连“命”都不能左右。

心性在一天天的经历中悄然发生着变化，我们看到了阳，亦看到了阴。

曾为花开微笑，曾为花落哭泣。

时光流逝，世事繁复，渐渐地，我们对一切失去了本能的反应。

笑的时候会昂头，迎洒一脸的细雨。

哭泣的时候，会把脚放进雪里，身体冰凝了，心就不痛了。

我们是红尘世界里的微尘，飘飘荡荡，我们追寻的最终是什么？

张爱玲还是那么小的孩童，她就看到了繁华背后的没落，看到人性最丑陋的虚荣，这是她天生敏感，还是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里？

心被冰雪覆盖着，无能改变，无力挣脱。

清水绕寒梅。

水是清的，梅是艳的，漫天飞雪洒落，风静静地，冰凝了水，吞没了艳，细细碎碎，清清静静，万事万物亦有灵性，无形中诉说自己的心声，哭亦无声，笑亦无声。

如果可以缘分是什么？

他们说缘分是前世的一种修为，只有功德圆满，今生才会相聚，携手共写命运的乐章。

而缘分亦分为善缘和孽缘，善缘，彼此扶持，同甘共苦；孽缘，只有彼此的伤害和远离。

无疑，张爱玲父母的结合属于后者，并连累儿女，造成了童年不可磨灭的心理伤害。

风太烈，柳会乱；雨太大，花会残。

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承受力会强大到不受外界影响，每走一步，都会有成长的影子，或悲哀，或惶恐，或迷失，或欢喜。

悲喜交织，构成人生的轨迹。

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十九岁时跟母亲黄素琼（后改名为黄逸梵）结婚。

双方一个是御史少爷，一个是黄军门小姐，当时是人人都会羡慕的金童玉女。

婚后两个人仍一直在张志潜家里生活。

因张志潜不尚奢华，管束又比较严厉，日子久了，二人便有了脱离的打算。

后来，张廷重托堂兄张志潭引荐，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业，从上海到天津，借此机会跟张志潜分了家。

张家的财产虽主要是由李鸿章作为嫁妆陪送过来的，尽管张志潜已先自侵吞一部分，但分到张爱玲父亲张廷重名下的资财仍相当丰厚。

自立门户后，张廷重有了金钱的支配权，立刻变得挥霍无度。

就像张家花园里那株盆栽的梅花，扭曲生长多年，致使枝弯叶薄，一旦打碎花盆重新栽进土里，亦不会长成什么可观之花，只会更加疯狂。

张廷重来到天津，简直风光无限，很快结识了一群酒肉朋友，开始花天酒地，嫖妓，养姨太太，赌钱

## &lt;&lt;醉花阴&gt;&gt;

，成了典型的放荡遗少。

而黄逸梵虽然出身世家大族，思想观念却受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影响较深，对封建旧社会男女不平等及许多腐败习气深恶痛绝，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，争吵。

1924年，为了表示抗议，黄逸梵决意和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道出国。

张茂渊也是新派女性，反对哥哥而支持嫂子。

那一年，黄逸梵已经二十八岁，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是当时出国中的“异数”，说她“不安分”，“进步女性”的都有，张爱玲则很佩服母亲的勇决。

她后来说：“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，她是个美丽的女人。

”她去法国的时候，张爱玲只有四岁，她还不懂人世悲欢离合下所隐藏的沉痛和哀伤，像绵绵的秋雨，洒得人心头好冷。

后来，她回忆母亲起身时的情景说：“上海的那天，她伏在竹床上痛哭，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亮的小片子，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，她好像没听见——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，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，是海洋的无穷无尽的颠簸悲劫。

”这个世界上，女人本身就是弱者。

不管体力、精力都不如男人。

黄逸梵无止境地痛哭，是对自己婚姻的绝望和控诉。

但不管是封建社会，还是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，都无力在根本上解决这样女子不幸的命运，尽管她丢下儿女出国了，亦只是暂时的逃避，黄逸梵清楚，张廷重更清楚。

她走了，张爱玲会跟弟弟张子静坐在花园里，数着秋风下的残叶，一片一片，脱离了母亲的怀抱，它们的孤单与迷茫，只有它们自己明白。

而他们姐弟俩人的苦楚又会有谁知道？

风是无语，叶是无情，张子静曾对姐姐说，他不知道“母亲”这个词代表的具体含义，他从来就没感受过母爱。

张爱玲不知道怎么安慰弟弟，因为“爱为何？

”她亦不知道，抬头望着树上鸟巢里的小麻雀。

雀妈妈也怀孕了，在那叽叽喳喳地唱着歌，她在期待新生命的降临吗？

她想要雀宝宝吗？

如果要了，会爱吗？

要是爱着就不会离别了吧？

！

我们每个人都对生命产生过质疑，也曾想狂喊地询问苍天，为什么生命的旅程充满着艰辛和苦难，为什么拼了命地去争取，最终亦是两手空空。

他们说人生如戏，入戏了，被“戏”本身捉弄嬉戏；出戏了，亦把一切归还于“戏”。

闭上眼，期盼来世不要为人，甘愿做个石头，可以安静地，踏实地过一次。

黄逸梵走了，张廷重马上把外面的姨太太迎进了门。

姨太太本是妓女，绰号老八。

一进了张家，张家立刻变得很热闹，时常有宴会。

姨太太性情暴躁，看着张爱玲站在张廷重身边念书，便亦教自己的一个侄儿读书，背不上就恣意打他，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。

姨太太和张廷重也吵架，有次动手把他打了，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。

于是，家族里有人出面说话，逼着她走路。

张爱玲坐在窗台上，看着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，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。

太太走了，姨太太也走了。

这个家里很冷吗？

谁都留不住？

！

不知道那时，张爱玲会不会意识到自己将来亦会从这里逃出去，没有一丝留恋和牵挂，比他们任何一

## &lt;&lt;醉花阴&gt;&gt;

个走得都凄绝，都干净！

有人说，不管处在什么时代里，童年都该是美好的。

张爱玲的童年婢仆簇拥，娇容华贵，这里充满鸦片燃烧的雾气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像迷离的花。

花里没有母亲，只有张廷重坐在那里，头上搭着一块湿手巾，两眼发直，不知道他终日想些什么？

未来？

过去？

或者是死亡？

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，他已经几次跟死神交锋。

32岁，人生的黄金年龄，他却恣意地浪费，布满暮气沉沉的况味。

张廷重本来在津浦铁路局做英文秘书的职位，是个闲差，并是在他堂兄辖下单位，张廷重就更加放肆，根本没去过，加上吸鸦片，嫖妓，与姨太太打架，弄得声名狼藉，影响了堂兄的官誉。

恰巧1927年1月堂兄又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，张廷重失去靠山，只好离职。

这件事情对张廷重打击很大，终日阴气沉沉，张爱玲不敢靠近他，总会找亲戚中的一位被称为“三大爷”的老人，他永恒地坐在藤椅上，就好像长在那里似的，并且永远重复一个问题：“认了多少字啦？”

”再就是：“背个诗我听！”

”“再背个”每次听到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就流泪。

张爱玲会悄悄退出来，年幼的她不知道什么是亡国，更不清楚老人在哭什么？

只知道身边的人都不会笑。

抬起头，看看天，天依旧是蓝的，像块洁净的大台布，阳光细细碎碎地扬洒在上面，很美，可是这样美的世界为什么从来不能叫人欢乐呢？

张爱玲幼小的心在冰冷中慢慢沉寂，她时常会萎缩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和父亲张廷重保持一样的姿势发呆，只是她知道自己想些什么，她想着未来，想着树上那只小麻雀，它的童年快乐吗？

如果可以，张爱玲也想做只小麻雀，在父母的关爱中幸福生活；如果可以，她愿意给出漂亮的衣服，香甜的糕点；如果可以——只可惜世界上没有“如果”的立足之地。

这些虚拟的，不切实际的东西，在现实面前如此苍白无力。

张爱玲明白，所有人都明白，可是就算把“如果”丢进黄河，亦不能阻止它们所散发出来的致命的诱惑！

所以人们都抱着幻想，每天都在期盼，等待。

如果可以——亦曾渴望那一年张爱玲8岁，生活仿佛一直对她展示着腐烂、颓败的一面。

那里没有阳光，布满着墨绿色的苔藓，湿湿的，滑滑的，轻轻踩上去，就会被心存的那一丁点希夷绊倒，手脚酸痛。

所以张爱玲会选择安静地坐下，看着这个阴冷的世界，她希求人世完美，可完美在哪里？

张爱玲8岁的时候，那个动乱的年代发生了很多事情。

奉系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，从北京撤回东北途中，于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；张学良“东北易帜”，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；那一年，政府公布上海市总人口数为2717000人，其中外侨人数47000人，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城市；那一年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，叫张煊，跟父亲张廷重回来上海，迎接母亲黄逸梵回国。

生活似乎给张爱玲开了一扇温暖的窗，母亲黄逸梵回来的那一天，她吵着穿上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，满心欢喜地等在码头上。

可是黄逸梵看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？”

”孩童的心都是敏感的，张爱玲的笑容渐渐淡去。

不久，母亲就给她添了很多新衣。

黄逸梵的回来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

张廷重痛改前非，被送进医院戒毒，黄逸梵开始按照她在欧洲游历四年的见识来改造这个家。

他们搬进了一所新的花园洋房里，青青的草，醉人的花，小狗在园艺丛里钻来钻去，家里陡然添了许多优雅雍容的客人，多了钢琴、油画这些新颖的摆设，多了歌声和笑声。

## &lt;&lt;醉花阴&gt;&gt;

当黄逸梵和一个胖阿姨并肩坐在钢琴凳上，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时，张爱玲会笑得打跌，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。

她是真心快乐，好像从记事开始，第一次这样开心过，因此好多年好多年以后她还清晰地记得。

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巅峰，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，其实不甚协调，然而张爱玲由衷地喜欢，连带她也喜欢英国，因为“英格兰”三个字代表着母亲的来处，使她联想起蓝天下的红房子，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，像浴室的瓷砖，沾着生发油的香，虽然母亲黄逸梵一再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，法国是晴朗的，可是依旧没有纠正张爱玲最初的印象。

一个早慧而敏感的孩子，她成长的道路一直被细雨倾洒，忽然有一天被阳光攻占了一角，她会显得格外珍惜，如此贪恋阳光的味道。

她开始比较像一个正常的得人宠爱的好孩子那般乖巧起来。

学英文，学钢琴，学画图，黄逸梵告诉她，画图的背景最忌讳用红色，背景看上去应有相当的距离，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；她同母亲一起看电影或是听音乐会，母亲叫她不要出声，她便端坐着一动不动，完全是一个西式淑女的风范；她们也会在花园里散步，讨论英国和法国的天空有什么不同，空气中充满着西式的浪漫，回到房间，黄逸梵会拿起《小说月报》看，有一次上面登了老舍先生的小说《二马》，黄逸梵坐在抽水马桶上看，一面笑，一面读出来，张爱玲就靠在门框上笑。

在母亲创造的这一种气氛里，她学会了一种“优裕的感伤”，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，听黄逸梵说起它的历史，竟会掉下泪来，黄逸梵见了张子静说：“你看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。

”张爱玲笑了，世界上还有比真诚、充满爱心的话更温暖，更幸福的吗？

没有了！

再也没有了！

那一刻，世界是美的，花是红的，空气是清新而醉人的。

张爱玲祈祷这样的日子永远继续下去，如果她的愿望实现了，那么这世上就会多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但或许会少一位深刻的作家。

如果让我来选择，我希望是前者，温暖一颗孩子的心比什么都重要。

可惜老天并没有听到这个孤苦女孩子的祈祷。

张廷重从医院回来了，不久又重新抽上了鸦片。

他根本就戒不掉，因为他的心魔不死，烟瘾就不会死！

毫无疑问，张廷重的世界是悲哀的，他的心爬满了蜘蛛网，结了许多丑陋的结。

怀才不遇，便是其中最古老，最长久的结。

他看不清这个世界，看不清自己，面前的路似乎错综复杂，但是他不知该走那一条。

他每天畏缩在椅子上，靠着吗啡来麻痹，幻想旧王朝重来之日；对于妻子的矛盾是旧结上又攀索了新结，有个美丽聪慧的妻子是男人的福分，但这个妻子个性刚硬，原则分明，与丈夫的思想看法完全南辕北辙，那便是危险的信号了，慢慢堆积就会成为婚姻的冤孽。

望着天使般的妻子，张廷重只想到一个大家族通常惯用的方法来解决，那就是金钱约束！

自古留下的家族生存法则里明确地写着，血脉的亲疏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资产和权位才是关键，张廷重曾被兄长挟制过，所以亦打算用这一招剪断妻子远飞的翅膀。

他想尽各种理由不肯拿出生活费来，叫妻子贴钱，把她的钱逼光了，那时想走也走不了了。

黄逸梵马上看清了张廷重的小伎俩，两夫妻再度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，比赛似的砸杯子，砸家具。

张爱玲再次陷入无助的黑暗的深渊里。

每当父母争吵，佣人们就会把小姐弟拉到花园里静静地玩，不要出声。

春暮迟迟，太阳的余光斜洒在身上，刻骨的冰凉，张爱玲听着楼上的争吵声越来越响亮，她和子静会惊怯地面面相觑，都不敢说话。

阳台上挂着绿竹的帘子，风一吹，像绿色的大海，母亲的哭泣是大海里最最无助的凄凉。

月光从厚厚的云层里走出来，柔柔的光线照在沉寂的庭院里，张爱玲的心再次被冰冷覆盖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逃出这个冰冷吵嚷的噩梦。

在黄逸梵和张廷重的争吵里有一条是关于张爱玲求学问题的。

黄逸梵坚持送她去学校受教育，在此之前，张爱玲和张子静一直在家里由私塾先生教学的，主要是教

## &lt;&lt;醉花阴&gt;&gt;

认字，背诗，读四书五经。

而黄逸梵在欧洲游学四年，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，坚持认为新式教学才是科学的，多元的教育，执意要送孩子进新式学校。

张廷重则坚持不同意，他骨子里遗传着太多陈旧的东西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何况洋人办的学校有什么好的，让女儿跟她的母亲一样，满口英文，满世界乱跑？

有那份钱还不如买两口烟抽。

他的世界被厚重的乌云覆盖着，“责任”两个字早被压缩成迷离的水汽，在那里孤零零地发着抖。

他完全无视的同时，将钱财安排得公平合理，逛堂子，抽鸦片，玩女人，生活完美得无可挑剔。

他的自私和毫无责任叫黄逸梵伤透了心。

然而张廷重终究没有争过妻子，有一天他上楼休息的时候，黄逸梵像拐卖一样地拉着女儿的手，偷偷从后门溜出去，径直到了黄氏小学报名处。

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支着头想了片刻说：“填个什么名字好呢？”

张焜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的不甚响亮——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。

”于是，便随手填写了“张爱玲”三个字。

张爱玲一直都记得母亲拉着她手偷跑出来，与那个斜着头取名字的样子。

而不久，黄逸梵再次签了一个字，那就是跟张廷重正式签字离婚。

离婚自然是黄逸梵提出的，并请了外国律师，张廷重起先是不愿意的，签字那天也还吃吃艾艾地磨着时间，直到黄逸梵说：“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了。”

”这句话叫张廷重十分受伤，便也签了字。

张爱玲和弟弟子静都归张廷重监护和抚养，但黄逸梵在离婚协议里，坚持张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——要进什么学校，都需先征求她的意见，教育费用则由张廷重担负。

这里并不是母亲太偏爱张爱玲，而是她认为子静是个男孩，张廷重不会不叫他接受好的教育，没想到她一方的相信却耽误了子静一生的学业。

一个短暂幸福的家就这样破碎了。

自此之后，张爱玲跟童年挥手说再见，并在日后说了叫人刻骨铭心的话：“乱世的人，得过且过，没有真的家！”

”家？

究竟什么是家呢？

家里的成员都是血缘至亲的人，他们应该互相关爱，互相依靠，彼此取得温暖和灵魂的安静。

而父母是孩子的榜样，教会他们如何爱，如何面对这个纷乱的社会，如何选择自己该走的路。

张爱玲的世界里没有爱，如果说她是父母欢愉过后的产物太过冰冷，但我们又能说她什么呢？

她感觉到过家庭的温暖吗？

她知道什么是爱吗？

在满满鸦片朦胧的房间里，幽暗肆意生长，爬满了脚，爬满了心。

当她走在回廊里，那单薄的背脊可否叫张廷重和黄逸梵感觉到羞愧？

我想他们不会，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，一个忙着布置自己的新家，一个正被鸦片麻醉着。

渐渐地，日子久了，感觉到鸦片已经不能麻木他的苦闷，张廷重开始打吗啡，并雇佣了一个男仆，专门替他装烟打针。

起风了，阳光又被厚厚的云朵埋藏起来，张爱玲来到了杨树下。

那里的雀妈妈正在小心翼翼地喂宝宝吃小虫子，张爱玲的泪轻轻地，轻轻地滚了下来。

她比什么时候都渴望自己就是那只小麻雀。

<<醉花阴>>

编辑推荐

《醉花阴:张爱玲传》用最唯美的文笔揭露民国第一奇女子的凄凉身世。  
她的传奇一生，流言一世，洞穿人世沧桑，演绎华丽人生。  
还原一个民国版的林黛玉。

<<醉花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